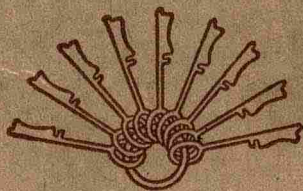


初中學生文庫

孟子

上册

朱熹集注



中華書局編印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注曰孟子魯公族一說孟孫子與

騶人也。本騶亦作鄒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

索隱云王邵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曰趙氏曰孟子可以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可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

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

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

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

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

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

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言皆不

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

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當是之時秦

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

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

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

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

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

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

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

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

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

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

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

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

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

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

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

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

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

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

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

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

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

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

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

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

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

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旣

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閒。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

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注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

以招賢者而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

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疆兵之類。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

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後多放此之。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

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

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

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

而先利不奪不饜。害去聲。饜於豔反。○此言求利之

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

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

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

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

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

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

弑其君。而盡奪之。其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

心。未肯以為足也。其未有仁而己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亦不

而後其君者也。仁此言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亦不

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王

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王

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此章言上文兩節

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自無。於物我之相形

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

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始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之弊，何以放於利而行多怨自也。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

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

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麋音憂。鶴詩作翬。戶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

者而後樂也。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

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沼。言文王下有圃。圃中。有沼也。麋。牝鹿也。伏安其所。不

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

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湯誓曰。時日

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

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

書篇名。時是也。日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

言。而目之曰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

民則民怨之而○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

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

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

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

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孟子對曰王好戰

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

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

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

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

道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

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不違農時。穀不可

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

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

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

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與作不違

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

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

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

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

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搏節愛養之事也。

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

急。而不可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牆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頽，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

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

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

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

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

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

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

狗彘得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

至乃於民飢而加多歸罪於歲凶其所移特民闌之粟而

知操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

孟室雖微王道猶不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

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則可以有周而生此孟

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梁惠

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孟子對曰。殺人以

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以刃與政。

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而孟子又問也。曰。庖有肥肉。廄有

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

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

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之惡之惡之

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

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

死也。俑音勇。為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

中古易之而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
 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備者但用于
 象人以葬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飢而死乎○李氏
 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飢而死乎○李氏
 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
 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
 懷如何至視之○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
 不如犬馬乎○

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

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

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

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

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

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孟子對曰地方百
 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王如施仁政於

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

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

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

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

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

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

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謂養去聲。○彼

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於音扶。○陷溺

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

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

我為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

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

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志

子之伐之蓋孟○孟子見梁襄王。襄王名赫王出語人曰。望

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

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汲反。惡平聲。○語

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

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

必當何所一定。然孟子對以孰能一之也。王問對曰不嗜殺人

者能一之也。嗜甘也。孰能與之。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

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

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

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

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沛音勃。由當

故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

盛貌。沛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

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

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己。然

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

帝能以漢高祖及其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

愈多。而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好殺不已。

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齊宣王問曰。齊桓晉

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

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

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己通

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

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

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

其釁鯨，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

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鯨音核，舍上聲，釁音解，鯨音速，與平聲。○胡齧

齊臣也。釁，鐘新鑄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聲，郟也。釁，鯨也。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齧之語而問王，不知果

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謂見牛之釁鯨而心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

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王曰：然誠有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有

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覈鯨。若

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

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

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

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

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

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

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

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

殺牛既所終不忍。豈鐘又不可廢於此。此無以處之。則此
心雖發而終不忍。得施矣。然不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
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
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
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
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
亦以預養是心。而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廣爲仁之術也。

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
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音扶。○詩小
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

猶未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曰。有復於王者曰。吾

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
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

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

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

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

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

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老

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

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親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

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

之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

請度之。度之謂稱量之也。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必以權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

者。且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

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

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

心之輕。且短者。必甚於殺穀。棘之牛者。故指以問王。實非人

以之也。而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

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

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誘

而愛民之心。所以輕短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開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也。此也。所。爲。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之。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

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

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

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

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

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

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

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

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昏與同。曰：無恆產而

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

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恆與同。

焉於度反。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

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

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是故明君制民之產，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

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反。

下同○輕猶易也此言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

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

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

義者平聲為己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王欲行之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則盍反其本矣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

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

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加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齊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道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心。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

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

治。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

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

者慚其好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

古之樂也。古今樂先世俗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

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

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

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

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

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

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

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

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過夫子六反。類音

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

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

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

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

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

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心以行仁政。使

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

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

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

下同樂之意則無古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

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

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齊宣王問曰孟子雖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又傳

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

闌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曰若是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曰

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

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

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蕘者往焉

芻音饒○芻蕘音饒○芻蕘

薪也。藁。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

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

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性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闕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

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

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仁。音熏。鬻。音育。句。音鉤。無

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

之。計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

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

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

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

已矣。大之字小。小之理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

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之。詩周頌。是我將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大而卹小也。不能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

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

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

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

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詩作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

也。此文王天下仰望之心。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

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

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

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籠之四方，籠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

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

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

好勇也。王若能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一怒

好勇耳。○此章言人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

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

正而識分矣。○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

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

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

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

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

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

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

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

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

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

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

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

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

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胥讒。民乃作慝。方

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賄。古縣反。時

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賄賄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

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

庸之國縣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

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此厭平聲上聲○

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

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

所行也二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景公說大戒於國出

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

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

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敎大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

民也。與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也。

徵。招角。招之所尤。然其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尤過也。孟子釋之以為君之欲。

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

謂深切矣。齊王不○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能推而用之。惜哉。

毀諸已乎。諸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

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

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

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

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癯獨。與平聲。擊音瓊。岐周之舊國也。

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而稅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家。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滫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也。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也。幾困。悴貌。哿。可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也。

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候，囊音拓，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皆所以盛積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此大音泰。○王又言

詩大雅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本號。後乃追尊。爲大

王也。宣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妃也。率循

也。濟水涯也。岐山下。岐山之朝也。姜女。大王之難。妃也。胥

己相也。宇。居也。曠。空也。楊氏曰。孟子與大王好色。而能推

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

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

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

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

無者。所以盡其性也。同行異情。循理而己者。衆人之所

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剖。析於幾微之

世之言而知所以○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

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也必二反也○託寄也曰士師不

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

罷治之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

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

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

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孟子見齊宣

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

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世累

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親信之臣與君同

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王曰：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爲此不才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如賢之至也。蓋尊尊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

為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

進之深矣所謂進賢而不才者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

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

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此言非獨以

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如此然後可以為民

父母傳曰民之所好之民之所○齊宣王問曰湯

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

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曰臣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曰賊仁者

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

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

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
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之仁而在上者有桀
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
紂之暴則可不然是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
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
 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
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
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
賢人所學者大
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
 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
 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鑑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
鑑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

敢自洽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
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
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
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
身而不遇。○齊人伐燕。勝之。其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
蓋以此不耳。○齊人伐燕。勝之。其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
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
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
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宣王事與史記諸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
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
不。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闕
不容髮。一日之闕。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

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

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

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音簞音丹音壺音嗣音食

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

悅則天○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

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

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

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

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

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覓五稽反。徯胡禮反。

一○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

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

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今燕

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

箪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

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

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

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一

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虐。

千里而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

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兒也謂所虜略之孟小子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

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

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

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

所學以○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

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

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鬪胡弄反勝平聲

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可盡誅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

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

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上幾

聲夫音扶。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君行仁政，斯民親

其上，死其長矣。君不知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

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

則赴救之。如子第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

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闕於齊

楚，事齊乎？事楚乎？闕去聲。○滕國名。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

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

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謂君

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可守。僥倖而愛民。不○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

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也。孟子對曰。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

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

篇。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

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爲善而已

矣。夫音扶。疆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爲善也。然君

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

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爲善。使其所當爲。而侯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

微幸於其所難必其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

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

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

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

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

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

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

也從之者如歸市

幣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

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

或曰世守

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

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君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不可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己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然。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道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乘與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樂正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

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

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

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

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

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

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

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

止必有人所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一

孟

子
卷一

五二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注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

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

也。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

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或問乎曾西曰。吾

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

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

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

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蹙。于六反。艷。音拂。又音勃。

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則

子之孫。楚不安。貌先子。曾子與也。楚怒色也。曾之言則

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

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

孔子言子路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其

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

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者

尼之功。徒詭遇。故不獲禽耳。曾西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

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孟子爲之爲去聲。○曰。曰。管仲以

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

顯顯。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曰。若是則

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

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

三分天下。纔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曰。文王何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

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

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

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

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開太甲。太戊。祖乙。盤

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齊人有言曰。雖有智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音鎡

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

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

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

之能禦也。時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

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

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

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

孔子之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

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

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惑

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謂曰。若是則夫

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勇士。告子名。不善。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

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則能不動心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

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

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以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

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

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

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

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敢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

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黜音務。

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

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昔者曾

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

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矣。好去聲。慄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

三。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也。孟施舍之守氣。又

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

身循理所守。尤得於此。下文詳之。曰。敢問夫子之不

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

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

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心所

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

猶遺其內。其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

之所未盡。然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為。志之而為氣

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

不則孟子自心所動之未嘗必其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亦反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專在是而一則志亦反焉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天下之學與此正

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

言也。孟子先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

此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其為氣也。至

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限至大。初無

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之。以生者。其體段本

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

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却又甚小也。謝

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

無虧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

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

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

所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亦不時

免於有疑懼而不足。是以有爲矣。不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

之也。慊。口篋口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氣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

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

只行也。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不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

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能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

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必有事焉。而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

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

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

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

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入反。舍上聲。聲。○必入

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有事於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

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

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不可作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預期以助其

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

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

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

不善養而又不害之矣。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

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彼誠

肯反復扶又反也。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

者亦相也因蔽則心之失也。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

然乎正理而有是無蔽者。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

失於道而無疑於政事之決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

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

孟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

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雜宰我。子貢善為說

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

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氏行去聲。此一節林

問是也。說辭言者，身有德之，故言之。心而見於行，事者也。

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兼

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

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

而務己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

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

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音扶。○

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

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言是何言也。所以深拒之。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

所安。

此猶一肢節也。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

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

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孟子

言且置是者不欲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

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

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

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

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

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

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

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

未有孔子也。而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也。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

音潮。○有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

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曰：敢問其

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

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

可信也。之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程

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

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有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

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樂。則可以知其

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

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

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

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

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

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

潛心而玩索也。○孟子曰。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

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

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
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

推之無適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大雅文王

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

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

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多矣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

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

著明○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

是猶惡溼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
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
能之道不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音闕

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
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
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
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
惟日不足之意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

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詩豳風鴟鴞之篇

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縣補茸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

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此在君之爲國亦當思

患而預防之孔子讀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禍福無不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自己求之者結上文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反擊魚列

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

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

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傑音潮○俊

於衆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

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

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

悅而願出於其路矣前篇見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

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田使出力以助耕公廛無

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

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征。鄭氏謂
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征。此
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
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
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
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
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孟子曰。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各得夫天地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
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以爲心所
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

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政事之闕。惟聖人全體此心。

隨感而應。故其所行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

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

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

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

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

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由是

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

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善羞恥己之不善。

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

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惻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性禮智性也。心統

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

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

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

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

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

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

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四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其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又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死。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

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處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

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

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

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

非不智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

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不以

智故不知禮。如恥之莫如爲仁。而此亦因人愧恥之心義之所在。

能爲仁則禮義者仁該全體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

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爲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

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

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禹聞善言則拜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舍上聲樂音洛○言舜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疆而取

人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陶舜之側微漁于雷澤山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

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此章言聖賢樂

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以裕於己無彼此之闕故其在人者○孟子曰伯夷

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肩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汗也。肩。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顧之貌。浼汗也。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

而止者。是亦不肩去已。

果佚音逸。程音袒。音但。錫音裸。魯

反。枉。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

不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

去而可留也。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

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

可。弊。故不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

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

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

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郭外城。環圍。

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

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

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

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

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

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

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

凡以得民心而已。○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

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

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造。

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明日出，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王明日出

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

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

也。或者疑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者，疑悲辭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

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

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爲孟

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不得已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不得已

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

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數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曰。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

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

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葦反。長上聲。以

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

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

此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

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

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

乎。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

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樂音洛。○

人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

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所以必待

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

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

臣任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

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謂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

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

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

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

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

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陳臻

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

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

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

居一於此矣。陳臻倍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孟子曰

皆是也。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

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贖徐刃反。贖當在薛也。予

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

君。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

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

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

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

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

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戰有枝兵也。然則子之失伍

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

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曰。

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

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

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

此則寡人之罪也。

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戰有枝兵也。然則子之失伍

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

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曰。

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

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

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

此則寡人之罪也。

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卒

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

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

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

以言與。蚺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蚺鼃齊

可以言謂士師近王者，得而致猶也。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

吾不知也。為去聲。○譏孟子道公都子以告。公都子

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

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

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孟子爲

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

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

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

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

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

卿。夫旣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自齊葬於

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

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

美也。以美太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

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

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

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

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

也。或曰。爲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

比必二反。忤音效。○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忤不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

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爲。

惜不自盡。是爲天下愛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

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

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

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

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

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卽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

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

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

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

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

何爲勸之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

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不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以是歸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燕人畔。王曰：吾甚

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

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

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

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

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

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

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

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

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未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

象比也。周公詎忍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逆探其事。聖人之惡不幸也。舜誠信而

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也。此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

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

又從爲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

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

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過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潮音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

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

之。

爲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

何不。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

孟子。陳臻也。即陳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

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

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

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

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

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

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

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旣不

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

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

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

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取彼也。罔謂

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

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西南近邑也。有欲

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為去聲，下同。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

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

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

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

也。繆公尊禮于思，常使人候問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也。繆公尊

君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

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

留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

應絕我也。我之臥而不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

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

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

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

也。高子以告。高子，弟子齊人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

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

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予三

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

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

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

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

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

乃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人。孟子故足以爲善。若

何善之道矣。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

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

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

也果○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

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也

蓋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

今日此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自堯舜

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

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

宜朱太公望散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

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閒數謂五百年

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

豫哉。

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

具又在。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

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

受祿。古之道乎。

各休地。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

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

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

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

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二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注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也。太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

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

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能悉記其辭人可學而至而不解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

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

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

是而非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

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不可企反。故世子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反。故世子之

於孟子之說也。孟子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

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

盡無復有他說也。已。成覯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

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儀姓儀名魯賢人也。若

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數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

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今滕絕長

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命篇。瞑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

愚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

然獸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間。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

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

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

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音齊

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

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

之三年。本孔子告樊遲者。子生三年。豈曾子嘗誦父母之懷。故父人

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鈇。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

葬。乃疏食。此古今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

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

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

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後。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

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

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

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

受。雖。或。不。同。不。爲。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

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謂。然。友。曰。吾。他。日。未

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

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然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

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

○戒也。可謂曰：孟子之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喪，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

心，痛於流俗之弊，是以心喪其良，心而不初，未嘗亡也。唯

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

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

學不悅，服則以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自我發之，而彼之

然者，人誠服之，亦有所不期。然而○滕文公問為國，以禮

聘而文公問之。至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

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

謂農事，詩幽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也。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蓋以民之為道也。有

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

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

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陽虎曰：為富

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

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

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

時一夫授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地，畫為九區。

區七十畝，中為公田，而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
 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耕者
 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
 制不可攷。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
 夫所耕。又輕於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
 其一。蓋又輕於十畝。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
 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龍子曰。治地莫
 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龍子曰。治地莫
 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
 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
 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
 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
 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
 夂。或音普。覓反。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也。貸借也。糞穰
 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

以物於人。而出息也。以償之也。益之。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二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

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

定業。而上下相安者。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

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雅于付反。○詩小

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

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

之也。引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

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

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爲

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

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

為王者師也。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

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

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

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使畢戰問

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

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

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

可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使之來

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

溝塗封植之井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

以兼并。故井地有不鈞。賦無定法。而貪暴得此始而。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汗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夫滕壤地褊小。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

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閒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

者。是以可分田制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中

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

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矣。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

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

也。此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耳。備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爲率受田百畝。如有第。是

後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侯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

野之田以厚。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

防寇盜也。守望。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

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

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

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

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概。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

今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始於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辭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能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上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退以其私。正經界一方。畫爲數井。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廢壞之後。制度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喪禮廢壞之後。制度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有爲神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捆音闔。氏神農炎帝神農氏。

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踵門足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

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

之井服也。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以供食也。程

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陳良

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

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

也。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

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

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饗音雍。殮音孫。惡平聲。○饗殮熟食也。朝日饗夕日殮。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事

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

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

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

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

語入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

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

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

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

陶治之。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

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

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

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

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

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於人者出賦稅以給公

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

下非所。豈必相病也。治天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

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暘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

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

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瀦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瀦音藥，濟子禮反，裸佗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也。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而散溢妄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水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治也。汜濫橫流也。貌，鳴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水之。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

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瀦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

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

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

穡，衣食足然後得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

也。司徒，官名也。人之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

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

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之，性

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之，蓋命契之辭也。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堯以不得舜

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

爲己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專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

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

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

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

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

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

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盡

其不以位爲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

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

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

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

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

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

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

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

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

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

反任平聲。瓠音杲。瓠上聲。暴蒲木。

爲師心喪三年。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

弓所記事。夫子游謂有若也。江漢水多。言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之類是也。所事孔子。

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

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曾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

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缺亦作鵠。古役反。鳥

南蠻之聲似。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

木而入於幽谷者。
鳴嬰。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

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

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闕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

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

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

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

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相又言許子之道陳

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

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

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

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必二反惡平聲

子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此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

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關。○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

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

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

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音現。○又

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

無棹，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

不安者故之。孟子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

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

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

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

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

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音蒲，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

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於

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

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子，本有差等。所謂遁辭也。孟子

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

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

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

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

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自覺。其非也。而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

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額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

其親。亦必有道矣。訥音納。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

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額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

迫切。不能爲一本者。於此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非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

故如此。之在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是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切歸

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可以薄。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爲貴矣。薄。

憮音武。闕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闕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

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陳代去聲。孟子。

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

伸者大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

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

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

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矣。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

邪？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且夫枉尺而直尋

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音夫。

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

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亦將焉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

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

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

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

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

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舍，上去聲。疆，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

也。王良，善御者也。雙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可。雙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

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射，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

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雙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

者也。比，必二反。○此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丘一陵，言欲其一曰

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其

行而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

之矣孔孟豈不○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

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

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

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

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

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

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

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非丈夫之事也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居廣

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

節也。不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

氣。欲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周霄問曰。古

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

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

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

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維。也。三。月。無

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

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

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

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武盛音成。纁素刀反。皿禮曰。諸侯

爲藉百畝。晁而青絃。躬秉耒以耕。而使世婦蠶于公桑。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

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

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出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出

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

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上去聲。舍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

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

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

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

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

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

隙之類也。為去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

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灼亦媒

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

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

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

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

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曰否。士無事

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

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曰子不通。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

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

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

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

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入匠。入木工也。輪。人輿。入車工也。曰梓

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

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

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曰有人於此。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效者。則當食之。

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

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上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萬章

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

何薛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孟子

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

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

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反。

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

毫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為其殺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饋也。

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

匹婦復讎也。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湯始征。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

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

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

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國一

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

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

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

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武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

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

惟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

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

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

也。休。笑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

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

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

也。細民。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

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

伐之功。因此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不行王政云爾。

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

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

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洽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長

而已○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

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

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

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矣引而置之莊

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

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

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

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

宋王何。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

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未仕

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

不內，是皆已甚。迨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迨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

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

不見

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勤此又引孔子來

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

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曾子曰

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

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

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

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疆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于路名言非

己所知甚惡知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

也○此章不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汗賤而可恥○戴盈之

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

後已。何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稅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

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

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

之物自來而取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

不可。而一雞何以異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

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聲下

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亂氣化盛衰人

事得之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

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窟。窟書曰。洚水警

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

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澤水。澤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

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

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險

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

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

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

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

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

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

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

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

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

治也。此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此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孔

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秋，胡氏曰：仲尼作春

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

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

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

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

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

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

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

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為皆去聲莩皮表反○

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

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

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亂也 吾為此懼閑

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矣。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

治之害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不墜。是亦楊

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

比。言近理。又非楊墨之甚。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

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抑止也。兼并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

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之行好皆去聲。○誠淫解見前篇辭者說

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救之再言豈好辯哉。子

君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所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

徒也。孟子既答人得而攻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

蓋邪說害人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

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

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

倡焉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

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

於生民禍及於後世。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嚴而自

以爲承三聖之功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

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

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

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蟪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蟪蟪蟪蟲也。匍

匍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

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

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

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

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

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

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

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

如蚘之廉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纻，以易之也。音辟

壁纻音盧。辟也。纻練麻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

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

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

其兄生鵝者。己頻顛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其

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

也。出而哇之。蓋音閻。辟音避。頻與輦同。顛與蹙同。子

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

歸也。己仲子也。鵝鵝鵝鵝聲也。頻顛而言以其兄受饋

為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

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

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不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于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

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

食之居之豈爲能充其操守之類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無人

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仲子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

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孟子卷之三

標商冊註

